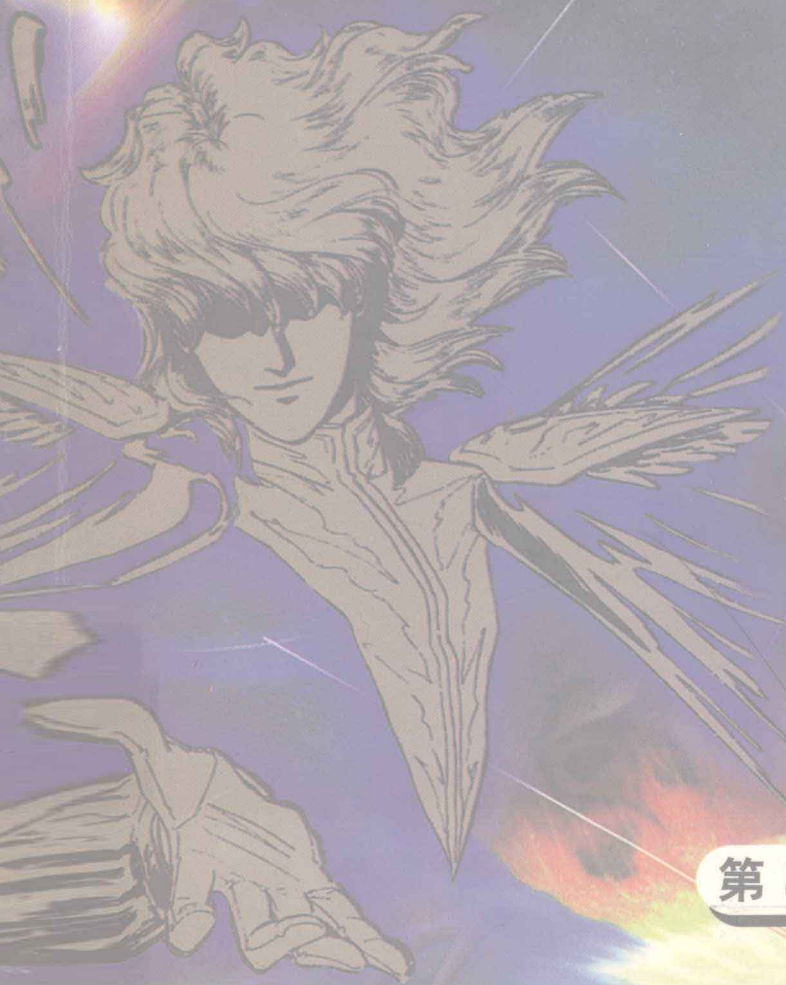


田中芳树 著

银河英雄传说

乱离篇



第8集

银河英雄传说

8

乱离篇

作者：田中芳树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日本电视小说精品

银河英雄传⑧—乱离篇

田中芳树—著

蔡美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3—8/I·1029 定价:12.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第一章 风过回廊	(1)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15)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39)
第四章 万花筒	(60)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87)
第六章 祭典之后	(123)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150)
第八章 迁都令	(172)
第九章 八月的新政府	(195)

第一章 风过回廊

I

犹如细碎水晶的点点星光下，金发年轻人步下地上车的那一刻，“皇帝万岁”的欢河炙热地响彻海尼森的夜空，就像年轻人一辈子也看不腻星光一般，他的士兵们对这位心目中值得歌颂的年轻皇帝，永远也看不厌，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闪耀着金碧辉煌的金发，举手向守护宇宙港的帝国士兵回礼。欢哨声再度如雷响动，反射在他那金黄的发梢。那头金发就是昨日与他对立的门阀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而今天士兵们赞称他为“金发有翼狮子”的原因所在。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日夜晩，二四岁的皇帝动身离开亡国的旧首都——海尼森，这是他为了征服伊谢尔伦回廊所跨出的一大步。他已篡夺银河帝国，吞并费沙自治领，并逐步消灭自由行星盟，大部分的宇宙已纳入他的那白晰的掌间。就自然地理来看，自他那柔软的指间溢出的，不过是构成宇宙的一颗最小的砂粒的更小部分。然而，就人文上而言，却是支配另一半宇宙长达二世纪半的政治势力的最后根据地，只要它存在，莱因哈特那统一全宇宙的壮丽野心拼图，将无法完成。

在受到舰长塞德利兹准毕恭毕敬的行礼后，莱因哈特步入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舰内。组成皇帝大本营的幕僚群，尾随进入，以统帅本部总长奥

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首，包括非幕僚群非幕僚群的近侍艾密尔·冯·齐列在内，共约有二〇人。

“玛林道夫小姐！”

随着皇帝的叫声，进来的是一位年女性。她是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也就是担任皇帝秘书的希尔格尔，一般通称希尔德。比皇帝小一岁的她留着一头朴素的金色短发，看起来就是一位聪明活泼的美少年。

“是！陛下，有何吩咐？！”

“朕忘了跟你确认一下。交待你去处理的那件事，办妥了吗？”

足智多谋、人称胜过一个舰队武力的伯爵小姐。对莱因哈特抽象的询差别，不假思索地答道：

“请陛下放心，我已将您的吩咐传达给负责人了。我想您不会再看到令您不悦的东西了。”

皇帝优雅的点点头，显得相当满意，在动身离开海尼森之前，莱因哈特下达唯一的命令——破坏非军事性的建筑物。他所要破坏的目标是，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之父——已故的亚雷·海尼森的巨大铜像。

对于亚雷·海纪念馆和墓地。莱因哈特则不予干涉，因为他下这道命令的用意并非在于夸示征服者的骄傲。破坏铜像不仅是分的美感意识使然，也是加上了他对成为铜像之人物的羞耻所做的一种反讽的思量。在莱因哈特的一生中，和建造世大雕像以夸示一生的权力及权威的那种精神上的病毒是无缘的，故意下了赦令，将已意告令全帝国——咻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下去，在任何一拉皇帝死后十年以内，绝对禁止建造皇帝雕像，且雕像不得超过人身之尺寸。

“若海尼森真的值得同盟人民敬仰，那么，他父母也认为我的处置是正确的吧。巨大的雕像实非常人所能承受得起的啊！”

年轻的征服者对希尔德说着，他对她点头之后的那一瞬间，其精神的频着就从地上转往宇宙了。

就在此时，费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两拉提督已先皇帝一步离开海尼森，各自率领舰队挥军伊谢尔伦回廊，他们两人都积极攻势型的战将，尤其是毕典尔特，号称着“黑色枪骑兵”舰队，一直享有猛将的盛名。

自前年持续至现在的这趟远征，一直都由毕典菲尔特担任先锋指挥官，虽然他的确立功无数，但他那勇猛的名声所具有的破坏力更非比寻常。

对于将勇善战的表现，其他帝国军幕僚们有此一说。

“毕典莫尔特在最前线吗？”

“不是吧！只要是那家伙在的地方就是最前线啊！”

如上所述的插曲传到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耳中时，他未免深感怀疑，这些话是毕典菲尔特自己捏造的，但这些话对毕典菲尔特的形容很贴切，这一点则任谁都无法提出异议。

和皇帝莱因哈特同时启程前往海尼森的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以及奈特哈尔·缪拉和亚伦术特·冯·艾齐纳哈两拉提督，他们预定在往回廊的途中，与舒坦梅兹提督会合。

另外，奥西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也自帝国名义上的首都——奥丁出发绕过费沙回廊，远道赶来。由克涅利斯·鲁兹提督率领，负责在费沙回环围地带巡逻的战力不算的话，动员人数之众，仍是相当惊人！

而海尼森的巡逻任务，则由格利鲁帕尔兹提督负责，他在前年以高等专员的身分奉派至海尼森，因此曾是菲尔姆特·连列肯曾的部属；在拔擢人才时，以公正宽大为宗旨，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格利鲁帕尔兹则老实地回答说：“在罗严塔尔元帅尚未到任前，下官就暂且负责海尼森。”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现任国军统帅本部总长一职。在征服伊谢尔伦回廊之后，预定将由他冠上新领土总督的称号，统辖昔日自由行星同盟的全部领域。今年，他三三岁，比皇帝年长九岁。他将担任皇帝的代理人，统治近一半新帝国领域的广大宙域。不论是征服侵略，就算是皇帝几近贪

念的要求，今天罗严塔尔几乎都做到了，待全宇宙的统一大业告成后，又将产生一个问题——他将面临自身才干是否足以担任广大占领区行政官的考验，不过，在才干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会对他有所不安。

另一方面，梅克林格提督率领麾下的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另一端摆开阵势挟杀杨威利等人的后背。至此，包围回廊前后的巨网已全部完成。

莱因哈特之所以动员如此庞大的阵容，并动员身经百战的各个名将，明白说来，无非只为讨伐一个人。

此人就是过去自由行星同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杨威利元帅。在同盟未斯，对因哈特及基麾下的提督们来说，同盟军就是杨威利，在他们精神水平的上下都漂着带有酸味的赞赏，有多少位名将，有多少将近的败冯，都是举起在杨威利一人！

说得讽刺一些，事实就是“偌大的帝国为了击败一个人，而发动所有的武力。”以国家的立场而言，为早日实现帝国统一大业，他们必要去预防杨威利成为反帝国势力核心的后果。

战舰伯伦希现在可说是“移动的大本营”，皇帝办公室中，莱因哈特正忙着检讨往后具体作战计划，他那冰蓝色的眼睛直视秘书官希尔德，场声说道：

“如何？玛林道夫小姐，你现在还是反对朕条自出征。”

聪敏的伯爵小姐反对皇帝亲自率领兵征讨杨威利一当之事，众所周知。注视着美丽首席秘书官的莱因哈特，笑容间隐隐带着恶作剧的模样，他询问希尔德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她屈从己意，而是希尔德提出反论。

“老实说，我还是反对！”

希尔德看出莱因哈特的心机，如是答道。听到这句话，眉清目秀的年轻征服者感到身体节奏律动一阵上扬，它证明了他的精神活力脸是畅旺澎湃。

“没想到伯爵小姐竟是这么顽固啊！”

莱因哈特无视她的个性，反而开廊地笑了起来，希尔德自己也不知为什么

么，脸上微微一阵红晕飘过。

“原来陛下早就把我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可有点不公平了，不是吗？——希德心想。她至今仍然反对亲征，是因为她了解莱因哈特想要亲征的真正动机，并非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完全在于他个人的矜持及竞争总识。而这种意识了。则包含了他对竞争敌手的尊敬与期待。假设杨威利放弃抵抗，向皇帝跪地饶，莱因哈特将会有什么感想呢？虽然这是他自前年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事，但心中总不免感到失意吧。现在，他只认定杨威利就是他的战斗对象，并准备以最高礼节——倾尽无匹敌的战略和压便性的兵力——来迎战杨。

对于帝国军的这项举动，杨威利将作何反应呢？他会坚守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吗？或是挥军前进到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挑起舰队大战？实在难以预料。

II

现在，帝国的战线已经形成发超越一万年光年，既长且大的光龙，以C字型的形式，穿通整个由人类所支配宇宙。光龙的头部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同盟领方位，尾部则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帝国本土方位，若是伊谢尔伦要塞，为帝国军纳入版图，那么光龙尾巴将加长延伸，则以O字型的形态环拥宇宙。

如此长大的行动线，原本是军事学上的一大忌讳，但是，敌我的战略状况优劣差别很大，则过长的行为将不会成为弱点。置身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没有大胆行动的自由，即使帝国军队伍长长地延伸开来。他也无法自仙面发攻击，因为，若说帝国军是一条光之巨能的话，那么，伊谢尔伦塞无异是一颗小小的鸟蛋了，以战略来说，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杨威利必须借助

战术上的胜利，才有可阻挠战略上的悬殊劣势；目前，他的处境和巴米利恩会战之时一样，步步艰险，然而，莱因哈特那头勇猛自负的有翼狮子，是不会满足于只在战略方面将杨威利赶至穷途末路的。

“尽管杨威利有奇谋，走到这一步田地，他只能做两种军事上的选择了，一是前进交战，一是撤退防守，如此而已，他会作何选择呢？他会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我呢？这倒颇值得玩味的。”

随着霸气所至，莱因哈特起而行动，行动的自由是战略优势的保障；穷追不舍，使杨发动反击，这也是自己已经稳稳控制百分之九九的宇宙，才能够实现。

只是莱因哈特未完全有驱动历史和人类所需的牌，而他那伟大的劲敌也是相同情况。

一个出乎因哈特意料之外的恶报，将地震波远自费沙传送而来，这一天是四月一九日，费沙的代理总督官邸发生爆炸恐怖行动，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亡，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早，费沙代理决督博尔德克及费沙方面的军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受伤，其他受伤人员共计四十一名，当消息透过超光速通讯传达过来后，正踏上远征之途的“金发翼狮子”，冰蓝色的眼眸闪射出熊熊烈光，一迸为之沉默。

对于前时才能找出其价值的因哈特而言，被这道污秽的锁链加以束缚的恐怖行动之详情如下。

一月一二日，来自帝国本土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以及逆向旧同盟领而行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现度于费沙会合。他们曾是已故的齐飞·吉尔菲蒋斯的左右手，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获得胜利，而这时，前者正精神昂扬，步伐坚实地赶往伊谢尔伦方向的主战场，后乾却只能带着败北的创作奉令留驻此地。

鲁兹的新闻衔是“费沙方面军队司令官”，任务是负责警戒新帝国最大的交通、流通、通讯要路。这项职务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但眼看着与杨威利间的

最后决战即将爆发，他却被迫自最前线撤回，这对军人而言，实为莫大的憾恨。那分遗憾就是被杨威利以诡计再次夺回了伊谢尔伦要塞的不名之举，没有顺偿的机会了，鲁兹只有让主君和僚友去处理自己的失败之过。

瓦利相当同憎爱分明这位同僚的处境。因为他也曾经中过杨威利的诡计，使得过去所立下的武勋，被败北感完全地压过，这一占他敢是相同的，然崦，若直率地同情表态，只会徒然加深鲁兹的伤痛而已，而明知博尔备克是为了献媚而以瓦稽和鲁兹为对象举办欢迎会，但他却出席了。因为他心想可以有仙会安慰鲁兹。宴会时间是晚上七时三〇分，瓦列的左手义肢有点问题。待他调当赶到会场时，已是七时五五分了。

军用的高性能药爆炸的时间，恰好在他一到达之前的七五时五〇分，瓦列得以避开恐怖行动幸免于难，反倒是托义肢之福了，更进一步而言，这或许是前年讨伐地球教本部行动中，向他挥舞毒刃的狂热份子所给的功德吧，不论何者为是，他的惨剧发生的五分钟后赶到现场，在一片混乱和狼狈不堪中，冷静地下达指令给部分的人，成功地控制住了即将造成恐慌的事态，人们对这位豪发无伤的提督感到无比的信赖。

席尔瓦贝尔西立刻被送往医院，由于大量出血，又加上头骨有金属射入，无法恢复总识，于二时四〇分，心脏停止跳动。

罗严克拉姆王朝中最高级的技术官僚，就在这恐怖行动中消失了，席尔瓦贝尔西曾有二个野心。其一，健全新王朝的社会资本与产业基础，创造征服之后的经济建设新时代；其二，成立一指导经建时代的技术官僚群使自己成为该群体的核心人物，并伺机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这两个愿望并不是灭不可及的！”他信誓旦旦地放言道。的确，他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很大，算是如今他的野心中能随着他的人，自地上永远消失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瓦列延缓离开费沙的日期，他向莱因哈特报告事件经过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临时葬礼，并坐镇指挥搜查犯人，同时进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

没有用的暗杀者！既要暗杀，就干脆把奥贝斯斯坦约用掉，还比较有人会赞赏。”

瓦列当然没有说这些话来，但他对鲁兹和其他两名伤患，态度上的明显着异，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奥贝斯斯坦，他只是尽对上司应有的礼貌，前来探视一番，待医师一有指示，便立刻退出病房，对于博尔德克，他驻派副官代为问候，自己则转往鲁兹的病房，或许鲁兹的命运曲线多多少少有在上升了吧，他并没有伤及内脏，而且有可能在两礼拜就可以出院了。不过，虽然躺在医院的床上，他的精神反而列有活力了，当瓦列前来探望他时，他对瓦列说道：

“我怎么会比奥贝斯斯坦先死呢？我要在他的葬礼上，念一段虚伪的悼词，顺便在心中对他吐舌头，我就是在期待此事，才至今未战死。”

军务尚书也很厌恶我们啊——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束之高阁，瓦列不禁苦笑起来。他非常了解鲁兹的心情，三年冯，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所感受到惋惜心情，在他心中形成一支反感的箭，直刺奥贝斯斯坦的背脊。

事件发生是一周之后，瓦列启程离开费沙，在国的命令之下，该地的警备任务和搜索犯人工作，则交由辅助鲁兹的荷尔兹拜亚中将负责，待奥贝斯斯坦和鲁兹完全康复后，这些任务自然又回到他们身上吧。

“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余党或是潜伏地下活动的前自领主鲁宾斯基地伙人等。在这重要的，想要惊扰了皇帝陛下的心思。”

荷尔兹拜亚不禁咋舌，因为，正是“这个重要的时候”。犯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在帝国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不过犯人的目的关标得逞，聊了已死亡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以外，犯人所要刺杀的对象主要是三名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但这三人之中，奥贝斯旦与鲁兹只受轻伤，而瓦列是豪发无伤。

接获得噩耗的皇帝因哈特，在哀悼他扔所重用的人才之余，产有因而放慢往伊谢尔伦要方面的行军速度。他只下达一道命令给秘书官希尔德，下令服丧一日，并派工部次长古尔暂肛工部尚书职务。”

“等伊谢尔伦塞失陷以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丧，目前一切就暂时处置。”

莱因哈特对希尔德说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奥贝斯坦和鲁兹身受轻伤，瓦列虽比预定斯慢了几天出发，但终究已离开费沙，莱因哈特也没有因此次恐怖行动而中断征旅——凡此种种，将使犯人焦躁不安，并企图现度行凶。因哈特充分洞悉这点，所以特地严阵以待，他要求奥贝斯坦和鲁兹必3面要处理这件的手腕和冷形度，如果在费沙所发生的恐怖行动演变成动时，可以命令瓦列舰队回转，返身加以平定，若事态演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才需考虑到莱因哈特本人将作何打算，反正在此之前，莱因哈特完全没有将旗舰伯伦希尔舰首调头的想法。

即使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不赞成莱因哈特在此时改变方针，她只阵述一点意见，希望皇帝能够厚恤席尔瓦贝尔西的遗族，莱因哈特或许稍稍之误会她的意思，也或许是佯装误解，以清楚地探求她战略上的见识。

“玛林道夫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朕？”

经这一问，她才想起一件事。

“陛下！如果杨威利到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进攻帝国本土，您怎么办？万一梅克林格提督驻扎的防线被突破，那么，从那里到帝国首都奥丁之间顿失屏，杨威利届时将如入无人之境了。”

“你说得不错！这倒不失为上策。也许杨威利玩弄这种花招吧！不过，前提是他必须握有充分的兵力。名将的器重其它条件所谓，实在是件遗憾。”

莱因哈特秀丽的双唇露出讥讽的曲线，他话中影射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包围在杨威利四周的严苛环境，到底是谁造成的？

“朕倒很想给那男子五个舰队，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想起来挺有趣的！”

“陛下……”

“伯爵小姐，朕若要休息的话，首先必须把杨威利之间的帐算完才行，只有依他屈服，守成宇宙的统一，一切才算有了开始！”

谏言巧妙地封住了，希尔德沉默着，她只得静静地聆听皇帝的声音。

“不过，即使如此，朕仍感到有点不字，真想立足在对等的战略条件上，和那位魔术师来一次正面交锋……。”

希尔德首次提出反驳：

“这样的话，陛下，您不可放弃这次的交战，返回费沙，甚或班师回朝，返还帝都奥丁。然后，待杨威利养兵蓄锐，壮大声势之后，再与他一决雌雄不就好了，您又佑必一定要与窃局一隅的杨威利决一身战？”

这次，换莱因哈特默不作答，他像是承受不住希尔德直言极谏的刺痛似的，不住地摆弄着胸前的垂饰。

III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那富有活力的灰色瞳眸中，微微泛着复杂而波动的光彩，他本来就喜好俊敏迅速的行动，不安的阴影中做深力熟虑的作为。恰与他的个性相反，当初他向妻子艾芳瑟琳求婚时，曾经烦恼得焦头烂额，但是如今他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又有所不同了。

费沙不幸事件所带来的沉痛打击，重重地压迫着米达麦的意谥。

“那个奥贝斯坦不没有死啊？好容易才有机会证明他还是人类呢。鲁兹只受轻伤，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语气更是尖酸毒辣。

“单就有可能形成问题来说吧，即使那个‘会活动的毒药’奥贝斯坦，有胆量策谋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有一就有一。！”

米达麦亚忽然闭口不再作声，因为这些话无异是充满恶意的中伤之词。

米达麦亚之所以讨厌奥贝斯坦，本来只是气质上的，他知道这位间半白，装着义肢的军务尚书，自有其主张的理由，且身负重大职责。话虽如此，米达麦亚仍无法除去个人好恶的情绪，米达麦亚仍是无认同奥贝斯坦的理论。

而罗严塔尔排斥奥贝斯坦的理由，和米达麦亚的情况则又略有不同，这两个人等于是在枪同一块珠宝，不是吗？我们都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皇帝莱因哈特身上，期待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然而，由于两人的理想色彩大异其趣，所以冲突对立形成自是难免了。

以米达麦亚的聪颖明敏，自然不难看穿这一点，但令他感到暗然的是，洞悉此事以及洞悉此事而能致的后果，无法两立，他认为，对罗严塔尔表明自己的想法，罗严塔尔不见得会直爽地加以认同。而对奥贝斯坦，他根本就不想讲。米达麦亚早就认定奥贝斯坦与自己处于对立地位，所以米达麦亚认为他只会拒绝妥协不愿改变心意。在这种情形下，奥贝斯坦自然容易遭受他人误解或敌视了，至于罗严塔尔呢？米达麦亚深信，这位好友的聪敏度绝对在自己之上，不过，罗严塔尔却将之放任自己随波逐流，米达麦亚最近开始担心此种可能，而那波流就可难将成为瀑布坠落到无底的深渊……

“看似漫长的战争，又好像很短，不管是长是短，这次总要有个结了！”

“但愿是我们的盼望的结果。”

在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上，正地行着作战讨论会议，最后却扯到这个话题，他们并非已厌倦了战争，而且，正由于他们没有厌倦战争，所以才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战争全结束后的情景，这种感觉和他们主君的想法有不同。

“对了！那件事怎么样啦？”

被这突如其来的问，罗严塔尔以他那名闻遐尔的金眼妖瞳，注视着好友半是恶作剧，半是敷衍的声音，敲击着米达麦的耳膜。

“咳！不知道啊，我也不想知道，阁下对那个女的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的是阁下的态度。”

两人同时沉默了下来，使陷入沉转的人就是情着罗严塔尔孩子的女子——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这种话论下去，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罗严塔尔不想要孩子，米达麦亚和妻子之间没有生下孩子，这两种情况，不禁使人痛感世事不平！

四月二〇日，率领帝国军的先锋部队，步步进逼伊谢尔伦回廊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旗舰“王虎”上，召开会议。敌军已近在咫尺了，但为等候离开海尼森即将会前来此地的皇帝莱因哈特，他必须停止继续前进，而他也必须彻底统一全体舰队的意志。

这时，其中一位幕僚自以为聪明地提出一项建议：

“向杨威利发出和平宣言。若将伊谢尔伦要塞地献给皇帝，并誓约臣服银河帝国，则可保他们一党的性命，或许还可以答应他们几个条件，那就是认可艾尔·法西尔或其它行星的自治权，允许其内部继续施行共和主义。”

毕典菲尔特双眉深锁，沉默不语。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及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等人，则互相使眼色，进行无声的交谈。

“反正，我们没有必要遵守这些条件，只要那个被美梦蛀蚀精神的杨威利浑然不知地离开要塞，等到他到达和平会议场所后，立刻将他逮捕，不就成了！为流一滴血，就可将全宇宙纳入陛下手中，这个计谋如何？”

“你想听听答案吗？”

“当然！愿闻其详。”

华典尔顿时肝火上升，勃然大怒，震耳咆哮直冲去霄：

“以后别再给我口出狂言！要是皇帝赞同这个丑陋奸计的话，早在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会见杨威利之时，下令加以逮捕处死，不就万无一失了吗？皇帝一心盼望的是能够与那个可恨的魔术师正机交战，并非只要让他屈服而不计手段。”

橙色头发的猛将，以压倒性的目光通视着部下。

“被陛下指骂无能的人，我还能忍受，但是若被让骂为卑鄙小人，那么，我冒死效命陛下到今天，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个道理你们还不懂得吗？！”

像被毕典菲尔特的叫骂声狠狠揍了一顿似的，幕僚们个个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退出。哈尔巴休泰德和格雷布纳看看尚示恢复平静的毕典菲尔特之后，互相对望了一下，彼此同意对方的意见——我们和司令官之间也会如此啊。

结果，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意见，会议便结束了，原本毕典菲尔特就并未完全拥有裁量权，虽然有违他自身的个性，但是皇帝尚未下达命令之前，他只能安安份份地做好巩固最前级的工作。

当同僚法伦海特传来定时通讯时，毕典菲尔特在亲谈中问他陈述“在最前线的右般无聊”，无聊到达任何该做的事都没有，话题就从这里开始——若敌军抢先发动攻击，在皇帝尚款抵达之前，可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

法伦海特没有立刻回话。本质上，他和毕典菲尔特一样，都是攻击型的用兵家，不过，他比毕典菲尔特年长，即使皇帝不说什么，他也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控制毕典菲尔特的锐气，在皇帝尚款到达之前，避免他闯下大祸。对这位淡蓝色眼眸的勇将而言，这也是克制自己的一种方法。

隔了片刻，法伦海特才谈到自己的提案，他认为不防劝告杨威利降服我军，反正杨威利不可能会答应，而皇帝到达之前，又没有机会交战，所以倒也没有必要枯坐浪费时间，不如试着此探查敌军内憎爱分明，来迟缓军事方面的反庆。

事实上，法伦海特并没有非常用心地提出建议，他的心力集中在派遣许多侦察舰，开往即将成为战场原宇宙域一事。一世纪半以前，使帝国军众上败北污名的达贡星域，非常接近他们的航路，这个无可抹灭的固有名词，大大提高他们对于战场侦察工作的注意力。但是，当毕典菲尔特着手进行这项提